

介紹佛法要領作者劉涿源先生

謹以紀念先生圓寂三週年

自 在

佛法要領，原於三十八年由金弘恕居士編校，在上海大法輪書局出版，同年成都增訂本出版。四十一年臺灣印經處印者，却係根據蜀版增訂本，正法流通，誠堪讚嘆！惟於作者劉涿源，少有介紹，似不無遺憾耳。筆者幸與劉涿源先生曾經來往通信約十餘次，爰就所知，並參照金居士初版中關於先生略歷，編述於後，以餉在臺同道。

劉先生名復禮，字涿源，別號離明，四川中江縣人。前清拔貢，北京經科大學畢業。長文學，通三禮，歷任四川高級師範，成都大學，四川大學文學教授。

自稱本為清寒下士，早著出塵志願，以豕豬纏縛，竟不得遂。辛亥歸自北京，乃求梵典一讀，自爾中間，兩遊粵東，一駐滬上。民國八年川亂靖，遂歸不復出。在蓉創辦佛學社，獨任講筵十餘載，歸向者甚多，尋退隱深山，時應鄰邑之請，講說不絕。

先生早歲精唯識，曾著唯識學綱要數萬言，海潮音社刊行之。廿一年著有宗鏡錄大科判，先生於後記云：「宗鏡錄一書，以教明宗，以宗顯教，無義不搜，無義不釋，真五季一巨製也。西藏佛法以菩提道次第廣論為主，此土佛法應以此錄為主，應名菩提道無次第廣論。」其後復作細科判約五卷，讀法約十餘卷，胸有成竹，因無暇不復作。並自謂：「余之粗解佛法，以永明作業師故也。」另著有性宗法藏，係纂集智論法相而成，已成三冊，此於全書，自屬小部份，未出版。

晚耽禪悅，不喜著作，只存講稿數篇，門弟子展轉傳鈔，得之者如獲至寶，後由金弘恕居士請求編印，乃名為佛法要領，先刊於滬上一覺有情一佛學月刊，然後製版流通。

先生至民國二十年歸里，每欲擺脫家累依三寶住而不能得。三十七年夏友人邀至成都說楞嚴，未及兩卷，大病，遂祝曰：果出家緣至，願病速愈即披剃。尋病果差，歸告妻兒，皆曲從，乃於三十八年農曆三月詣德陽孝泉延祥寺，剃除鬚髮，受沙彌比丘菩薩三壇之戒，法名昌宗。後復應邀赴蓉，續講楞嚴，法緣益勝，並傳淨土觀法，得法者甚多。秋返中江，住錫白雲寺，專研戒律。

三十九年農曆四月二十日圓寂於白雲寺，時年七十有六。

當圓寂前一二日內，曾向依止弟子某云：世亂將去，其弟子當經懇請為法久住，先生笑諾。至四月二十日晨復有請師久住，乃笑而不答。是日午後三時以前，飲食起居如常，與弟子等接談亦無異狀。旋感不適，四時後自行上床休養，與弟子等談話未竟，轉身側臥，略聞呼吸急促，即長逝矣！

圓寂之夜，雖陰暗微雨，而數里外，多人見白雲寺白光紅光直冲霄漢，不知何故。另有一弟子，家距寺亦數里，其九齡童子，午夜見滿室金光，驚極而呼其父母。醒來均見滿室光明，啓門遠眺，但見白雲寺，光明熾盛，林木光亮，了了可見，乃知光從白雲寺來，翌晨聞訊，始悉師已示寂。

大歛時面容微笑如生。附近農家弟子聞訊來寺，圍繞遺體禮拜法座者數百人，咸痛哭失聲，不忍遽去。出葬時，有見紅光直冲祖堂而出者，有見五色蓮花者，有見金色師之身相者，瑞應不一。觀行較深之弟子，親見師歸真華藏世界，並云十年後當乘願再來云。

在長春的寶島，花木不啻凋謝，我窗台上有一幾盆花，（蘭，桂，美人蕉等，）長年點綴着房間的幽美，白天看來青枝綠葉，花盛開了，時有幽香撲鼻，夜來窗前壁上，花影扶疎，它們使我對於宇宙發生多少神秘之感啊！這幾盆花歸我所有，都有四五年的歷史，僅有半盆土，長年此花落彼花開，亂枝蕪了，剪去又生，這半盆土，即如全是養料，也早該耗盡了，我從不加肥料，每天每盆一碗水，每當看到生出新的枝葉，或開花結實了，我則感動的落下淚來，我這落淚却不同於林黛玉的蒸花哭花。她所傷心者，是感慨人生的須臾，物我無常，而發出一種空虛淒涼而烏能自己的悲哀，但，我的落淚却無以名之，對這一花一葉的發生，驚羨這法空的妙有，無窮妙用，所謂：「一葉見如來」這不是如來現身，還去何處尋如來？在這驚喜讚歎之下，落下幾滴清淚。

我的居處較為偏僻，一座日式小樓，孤立在稻田難以榮園的中間，雖然是公共宿舍，僅住八九位，非常寧靜，尤其入夜，萬籟俱寂，偶而遠處傳來一聲犬吠，或夜風吹送，蒼葉搜搜作響，分外寂靜，憑窗默坐，看那碧藍天空，一輪皎月，高懸雲外，點綴着幾點小星，目極遠山，蒼茫可辨，峯巒起伏，若似大海湧起波濤的形狀，此時遐思冥想，日月星辰，燦然羅列，山川草木，秩然有序，萬象呈現着如來法身，人們還在懷疑什麼？科學能證明不可見的氫和氧的存在，萬物現前各具妙用，人們何不能相信如來法身的存在？可憐眾生孽重，陷入迷途，而不能自拔，吾佛却是平等平等，無緣大慈，無緣大悲，有形無形，有聲無聲，不斷的說法，期待眾生同登覺岸。

前面說過，科學能够研究出事物的當然之理，至於人類的一點靈性和萬物的究竟之理，則不是科學知識所能解答的了，所以說科學和哲學都是佛法中的一部份知識和理論，佛法籠罩着一切知識，一切理論，它是理論的理論，道理的道理。它是宇宙萬有的真諦，乃實在語也。

徵求

本刊「創刊號」，如願割愛者，當以佛學問答小冊子交換，請寄本刊編輯室